

杜甫、白居易为何不写龙门石窟？

最近读宋代诗人陈与义的《简斋集》。以前只知道他是宋代江西诗派的“一祖三宗”之一。看了这集子才知他是河南人，从小生活在洛阳一带。

诗集里有一首《龙门》：“不到龙门十载强，断崖依旧挂斜阳。金银佛寺浮佳气，花木禅房接上方。羸马暂来还径去，流莺多处最难忘。老僧不作留人意，看水看山白发长。”

龙门就是洛阳南郊伊川河畔的龙门石窟，始建于北魏，肇兴于盛唐，以武则天开凿的那尊卢舍那大佛最为著名。卢舍那大佛是奉先寺的石窟，沿山崖而凿，宝相庄严，气象宏伟，即便是周遭的两个力士造像也肌肉丰满、张力十足，堪称中国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。

但是陈与义的这首《龙门》硬是没有提龙门石窟像。不仅是陈与义，《杜诗镜铨》的第一首诗就是杜甫早年游龙门的作品——《游龙门奉先寺》：“已从招提游，更宿招提境。阴崖生虚籁，月林散清影。天阙象纬逼，云卧衣裳冷。欲觉闻晨钟，令人发深省。”奉先寺就是卢舍那大佛所在地，诗圣也完美地错过了，写寺里的晨钟、阴壑、月林，就是不写石窟，这颇有无视“房间里的大象”的感觉。

隔着伊河，石窟对面就是香山寺，是白居易晚年居所，甚至是他的坟墓所在。近二十年

时间，他日日面对西山石窟群，但诗文几乎不写崖壁大佛。他写的《修香山寺记》中说“洛都四郊，山水之胜，龙门首焉。龙门十寺，观游之胜，香山首焉”，就没提到石窟。他的《游龙门香山寺》中，也只有短短的半句说到石窟“佛龕千壁在，僧舍一窗通”。

为什么赫赫有名的龙门石窟，在杜甫、白居易这样的大诗人眼中就成了“小透明”？

道理也不复杂。现在看来国风魂魄的龙门石窟，在诗人眼中只是劳民伤财、佞佛靡费的符号，是政治不正确的政绩工程。白居易的《议释教》直接诋斥造佛窟是“劳人力于土木之功，耗人利于金宝之饰”。

所以，古代诗人写龙门，只写禅房，写钟声，写禅意，写“断崖挂斜阳”，写“阙塞龙门口”，甚至写“静闻樵子语，远听棹郎讴”，就是不写最醒目的卢舍那大佛。为了确认我的想法，我检索了大同云冈石窟、巩义石窟，几乎也没有诗人去描写过。

同样的江山，不同世代人的视角、心境、理念是完全不同的。能打动现代人的风景，未必能打动古人；如今社交媒体上交口称赞的“老祖宗了不起”，可能是杜甫、白居易眼中的民脂民膏的挥霍。

“江山留胜迹，我辈复登临”，“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”，一切的风景大约也都是现代的风景。✎



沈彬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假装专家，低空观察

写寺里的晨钟、阴壑、月林，就是不写石窟。